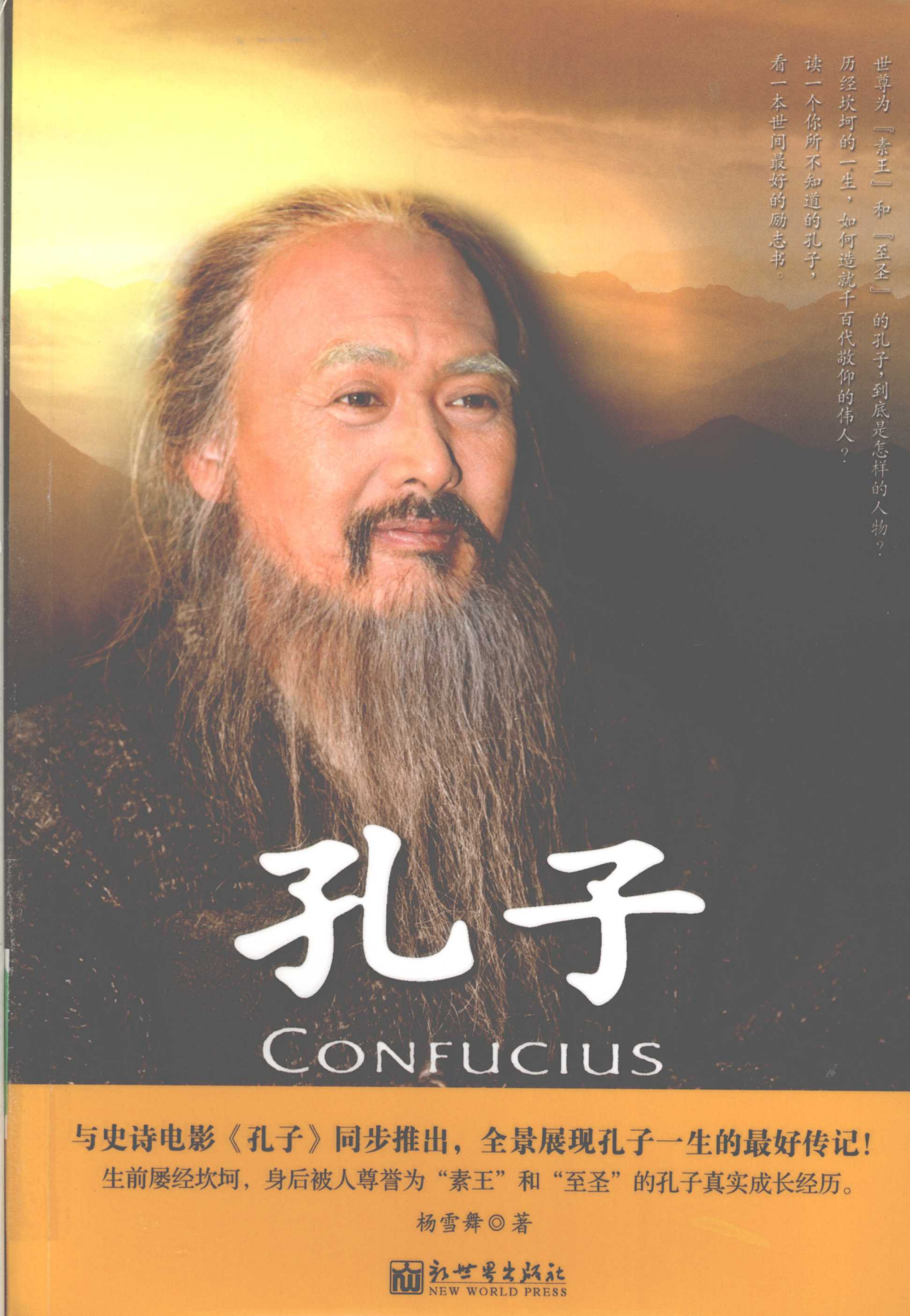


世尊为『素王』和『至圣』的孔子，到底是怎样的人物？
历经坎坷的一生，如何造就千百代敬仰的伟人？
读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孔子，
看一本世间最好的励志书。



孔子

CONFUCIUS

与史诗电影《孔子》同步推出，全景展现孔子一生的最好传记！

生前屡经坎坷，身后被人尊誉为“素王”和“至圣”的孔子真实成长经历。

杨雪舞◎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孔子

CONFUCIUS

世尊为“素王”和“至圣”的孔子，到底是怎样的人物？

历经坎坷的一生，如何造就千百代敬仰的伟人？

读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孔子，

看一本世间最好的励志书。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孔子 / 杨雪舞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5104-0768-0

I. ①孔… II. ①杨… III. ①孔丘(前551~前479)
— 传记 IV. ①B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36492号

孔 子

作 者	杨雪舞
责 任 编 辑	刘丽刚
责 任 印 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 版 发 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7×1092 1/16
字 数	400千字 印张: 24.75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768-0
定 价	3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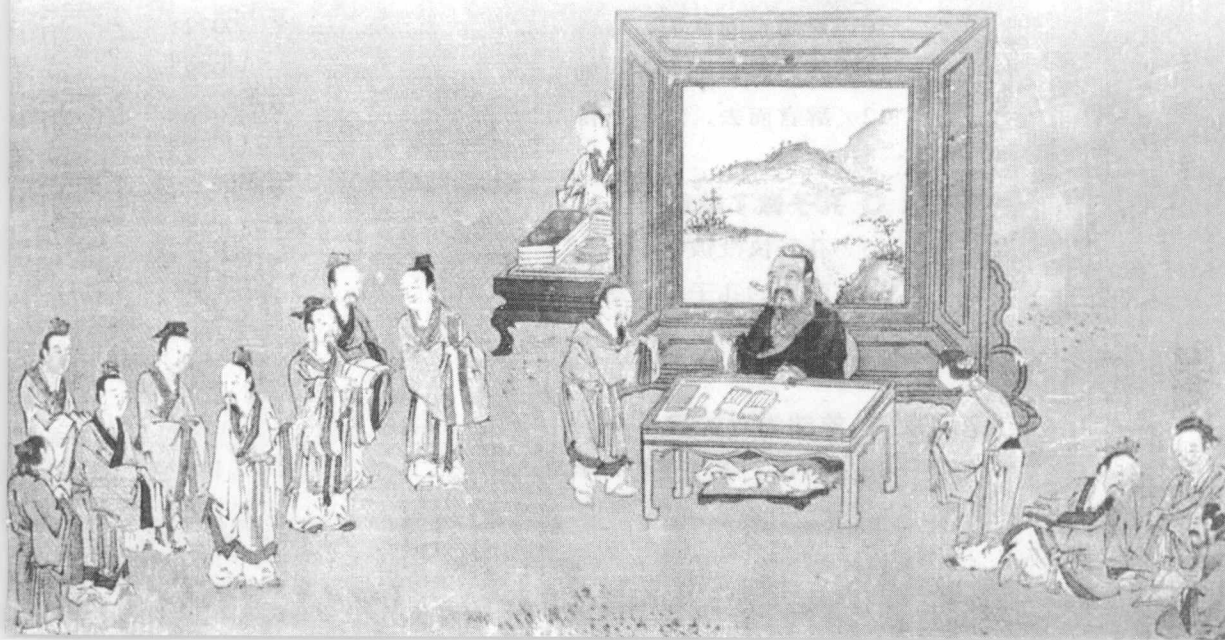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一部最有价值的励志历史小说，一部平凡人走向不平凡的真实写照。给你一个真实生动、充满情趣的孔子，给你一部趣味无穷、更加经典的《论语》。

孔子是个平凡的人，也是个圣人。说他是平凡的人，是因为他有与我们一样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说他是圣人，是因为他在人生理想的坚持上、追求学问的努力上、对待挫折的乐观上、反省自我的无情上……做得都比我们多一点、好一点，也就因为这一点点，他成了圣人。见贤思齐，当我们通过此书了解了 他，或许能够争取在某些方面也多那么一点点，成为一个让人尊敬的、自己更快活一些的人。



目 录

楔子	001
----------	-----

第一章 ◎ 孔子已到结婚时

01 / 母亲的优秀儿子长大了	006
02 / 学习的机会，我不能错过	014
03 / 问道于老子	021

第二章 ◎ 子欲养而亲不在

04 / 孔子的歌	030
05 / 登泰山而小天下	035
06 / 母亲，母亲	041

第三章 ◎ 初入官场

07 / 孔子的远大抱负	050
08 / 再小的职位，也要把事情做好	057
09 / 做官并不那么简单	063

第四章 ◎ 再入官场

10 / 对为官的认识	072
11 / 既为官，则遵守原则	079
12 / 辞官而去，悠闲自得	086

第五章 ◎ 孔子做了爸爸

13 / 孔子快没饭吃了	094
14 / 潦倒的孔子绝处逢生	101
15 / 孔子得子	108

第六章 ◎ 悠然为官的日子

16 / 向郑子请教做官的学问	116
-----------------------	-----

17 / 再次向老子求教	123
18 / 学琴于师襄	129
第七章 ◎ 孔子初为人师	
19 / 读书人可以做好老师	138
20 / 孔子开始招生了	143
21 / 教学原来这么快乐	150
第八章 ◎ 良禽择木而栖	
22 / 孔子与齐景公	160
23 / 昭公伐季	165
24 / 孔子到了齐国	172
第九章 ◎ 还鲁施教	
25 / 齐王也不过如此	182
26 / 不如归去	189
27 / 孔子是个好老师	195
第十章 ◎ 不想当官的人又做官了	
28 / 孔子拒绝为官	202
29 / 与弟子的对话	209
30 / 出任中都宰	216
第十一章 ◎ 摄掌相事	
31 / 治理中都的日子	224
32 / 孔子官升两级	230
33 / 智迫齐国还地	237
第十二章 ◎ 削弱三桓	
34 / 助君平叛	246
35 / 孔子的计谋	252
36 / 堕都大计功败垂成	257

第十三章 ◎ 四面楚歌

- 37 / 孔子给自己带来了灾难 266
- 38 / 齐国人的美女计 274
- 39 / 哀莫大乎心死 280

第十四章 ◎ 孔子被迫流落异国

- 40 / 师生激昂话别 288
- 41 / 舍妻别子 294
- 42 / 孔子来到卫国 301

第十五章 ◎ 天下乌鸦一般黑

- 43 / 我该何去何从 310
- 44 / 孔子与南子 316
- 45 / 再去陈国寻找机遇 322

第十六章 ◎ 没有孔子，天下会黑很多

- 46 / 不能与胸无大志的人共事 330
- 47 / 离开陈国的颠簸岁月 335
- 48 / 夫子还活着，我怎么敢死 341

第十七章 ◎ 这世界无法容纳孔子

- 49 / 再走异国他乡 348
- 50 / 孔子归鲁 353
- 51 / 还是教书吧 359

第十八章 ◎ 呜呼哀哉

- 52 / 儿子走了，爱生也去了 368
- 53 / 痛失子路 374
- 54 / 一个伟人的最后日子 380

- 后记 387

公元前555年9月，一个秋风萧瑟的清晨，在陬邑大夫叔梁纥府第的堂前，一个极美丽的少妇，抱着一个极天真的小孩，在窗前一边缓缓地走来走去，一边教他读诗：“落叶啊落叶啊，秋风吹你……落叶啊落叶啊，秋风飘你！”

小孩还刚满3岁，纯洁得像没有一点杂质的山泉，却又灵慧得如同一个饱读诗书的士人，两片红润小唇吐出的文字，一个个字正音准、令人称奇。看小孩读书，是美少妇最高兴的时刻。此事要放在平时，她会欣喜地看着小孩那两片小唇，沉醉地聆听着小孩读诗，如听天籁之声一般。可是今日，她却没了平时在这种情况下的高兴，只掩饰不住焦急地偶而举目探望着窗外凋蔽的百花，抻耳偷听着窗外凄凄的秋风，仿佛在担心什么，又仿佛在希望什么。

孟皮终于来了，一瘸一拐、慌慌张张地如同病猫般挪过来。他是叔梁纥另一小妾周氏生的儿子，今年已经18岁了，却还经常让美少妇给他擦鼻涕。这回见到美少妇，他习惯性地用肮脏的手背擦一把肥大的鼻子，然后双手紧抓住窗沿，睁大一双惊恐的眼睛，隔着窗吡牙咧嘴地对美少妇喊道：“姨姨，姨姨！父亲让你带上弟弟，快去！”

“哦！”美少妇应了一声，抱紧小孩，急步拐过一道照壁，跨出堂屋大门。

凄凄的秋风，放肆地嘶鸣着，玩童般地卷起一摞飘零的碎叶，朝她身上扔过来。美少妇眯起月牙般美丽的大眼睛，使劲地抬高右臂，尽可能地遮住怀中小孩一张鲜嫩的脸，然后撒腿朝正屋跑去。

她名叫颜征在，也是叔梁纥的小妾；怀中抱着的小孩名叫孔丘，是她与叔梁纥生的儿子。

叔梁纥姓孔名纥，字叔梁，故称叔梁纥，是殷王室的后裔。殷被周武王灭后，宗室微子启被封到宋国做一个诸侯国君，叔梁纥先祖由诸侯转为公卿，到他的六祖孔父嘉时，继任了宋国的大司马。周时分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大司马为其中夏官的长官，如同后朝的兵部尚书，掌管国中军事大权。就在这期间，宋国太宰华父督作乱，孔父嘉与宋殇公一道在乱中被杀。为了避难，孔家一族往东北逃生，一直逃到几百里外的鲁国才停了下来。从此，殷王室后裔的孔家一族，开始了作为鲁国人的生涯，原本的卿位没有了，下降为一般的士人。真是花无百日好，人无几代昌啊！只不过，这颇有志气的孔家一族却并不因此就沉没于滚滚向前的历史波涛中，而是一代又一代、一直努力地奋斗着要浮上来。到叔梁纥的祖父防叔时，终于出来担任了鲁国世卿大族臧孙氏位于曲阜之东的封地防邑大夫。可惜仅此一代，又沉默于万人争游的历史长河中，到叔梁纥的父亲伯夏时，再回到了普通百姓的身份。幸好，听着让人自豪的显赫的先祖的故事长大的叔梁纥，在春秋纷乱的年月流落到鲁国的昌平陬邑，凭了自己出众的人品、博学多才和超常的勇力，再一次争取到陬邑大夫的名位。

让人遗憾的是，这位志向高远的陬邑大夫身体虽然很强壮，夫人施氏也长于生育，一口气就给他生了九个孩子，只可惜都是女儿，没有一个男丁、没有一个能给他传宗接代的人。叔梁纥唉声叹气，只好再娶一妾周氏，终于有了唯一的男孩孟皮，谁知又是个残疾。叔梁纥傻眼了，他一直以来以勇力著称、以先祖为荣、一心想为祖上争一口气，自然不甘心孔家一族就此香火无继，他做梦都想着能有一个比自己出色的儿子，能将这股王室的后裔、孔家一族发扬光大，在滚滚而去的历史长河中跃然出来，传扬家族的声誉。于是，他只好拼了性命，不顾自己的老迈，在已满68岁时，满怀信心和希望地娶了宋国的一个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的美丽姑娘、年仅18岁的颜征在为小妾。

这是一个柔情似水的姑娘，也是一个灼热如火的姑娘，十八年的阳光雨露，已将她滋润得含苞欲放、美丽动人。征战了一生的叔梁纥为她的美丽沉醉了，在消魂中返老还童，释放出老男人最珍宝的新生命。就在这陬邑古老的宅院中，这一老一小，竟然也成了两块捏在一起的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于是，姑娘变成了妇人，又变成了母亲，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极天真的小男孩，一个殷王室的后裔——健康、灵慧的孔丘。

每个人的一生，都只能在各种各样的遗憾中结束，叔梁纥当然也不例外。他终身努力，再一次得到了大夫的名位；老年得子，又满足了人生一桩最大的心愿；但他却不能亲手来抚养和培育自己的爱子，就在孔丘刚生下来的第三天，叔梁纥在一次战斗中受了重伤。英雄战死沙场，本是件极为体面的事情，何况他还只是受伤，应该算是幸运的。可是，他年近古稀得子，需要他来抚养教育，而他却从此一直病歪歪地躺在床上，一躺就是三年，不能不算是一件天大的憾事。叔梁纥受伤之后，他的本来还算富裕的家境每况愈下，主持家务的正妻施氏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对两个妾横鼻子瞪眼，甚至还随口骂出一些让女人一世都想不通、咽不下的话来。孟皮的母亲周氏，就是这么给逼死的。好在孔丘的母亲颜征在心胸宽广许多，又有一个能给她无限美好希望的爱子，这才一直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原指望叔梁纥的病有朝一日会好起来，没想到三天前病情突然加重。颜征在想去服侍他，施氏不但不同意，反而连看也不让她看一眼。

直到这个秋风萧瑟的清晨，颜征在总算能见到丈夫叔梁纥。可是，原本英雄健壮的叔梁纥，身体已经开始僵硬，只有那双大眼睛，还像平时一样，凸凸鼓鼓地瞪着，像是在祈求什么，又像是在等待什么。施氏之所以让颜征在来，就是害怕叔梁纥的这双凸凸鼓鼓地瞪着的大眼。为了让它闭上，施氏尽了全力，可怎么弄也无法给它合拢上。万般无奈之下，她这才让孟皮唤来颜征在。

“赶快，赶快把他的眼睛合上！”施氏对刚进来的颜征在在大声喝道。

望着丈夫死不瞑目的双眼，颜征在放下孔丘，伏在他的身上，伤心地哭了起来。嫁给叔梁纥，是颜征在自愿的。在颜征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说叔梁纥是个英雄，对他非常崇拜。四年前，当叔梁纥来她家提亲的时候，颜征在家的七个姊妹都还是待嫁的姑娘，父亲征求她们的意见，问谁愿意嫁给叔梁纥。姐妹们虽然都喜欢英雄，可又都嫌叔梁纥年纪太大了一些。正当众姐妹还在犹豫时，排名老四的颜征在第一个自愿出嫁。可是，好日子实在是太短了，还刚刚四年的时间，他就去了，想着真让人伤心。颜征在一边哭一边回想往事，泪水一个劲地往下滴。孔丘听到母亲的哭声，不知是怎么回事，拼命地爬上床，想看看自己的父亲。

“不要哭了，把他的眼睛给合上！”施氏又一次更加厉声地喊道。

颜征在止住了哭声，抱起孔丘，跪在叔梁纥的床前，轻轻地说：“夫君，小妾一定将孔丘培养成人、光大门楣，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你就放心地去吧！”

颜征在的声音，如长流细水，悲痛中裹着豪情。施氏见颜征在没有按她的要求去做，而是在说一些在她看来是不关痛痒的话，一时怒从心起，正要发作。就在这时候，只听得颜征在的声音远远传回，屋子里又分明地起了一阵啞啞入侵大地的响声，原来竟是叔梁纥在缓慢地闭上又大又圆的眼睛时发出的声音。施氏见了，一张霸气的脸上露出恐惧，赶紧捂住自己的嘴巴，瞠目结舌地站在那里。颜征在看见丈夫闭上了眼睛，长长地舒了口气。她将目光从丈夫闭紧了的双眸上移开，望着如老者一般面色肃然的孔丘，喃喃自语道：

“我既然已经答应了你的父亲，就一定会言而有信！”

安葬了叔梁纥之后，偌大的府第，就剩了一堆女人和两个小孩——残疾的孟皮和年幼的孔丘。叔梁纥卧床三年，早已耗去了他一生的积蓄，留给颜征在孤儿寡母的，就是一间空荡荡的房子。如果仅仅这样，颜征在是不会想着要离开这住了四年的府第。问题是除了贫困，她还要面对一个性格怪癖而又霸道、对自己还万分瞧不起的施氏和她的一群女儿女婿。颇有教育天分的颜征在知道：要教好儿子，首先就是要给他选择一个好的环境，把儿子放在不好的环境中，就如同将幼苗插在盐碱地中一般，不但长不大，还会过早地枯萎死去。

“可是，我们孤儿寡母的，该去哪里？哪里才是我能够拥有的、最适合我儿子成长的地方呢？！”

在叔梁纥死后仅仅三个月，颜征在陡然间憔悴了许多，她每日都要望望苍天、望望儿子，在自己的心里如泣如诉地询问一番。此刻的颜征在，所有的希望，都在孔丘身上。她多么地渴望能有一个适合孔丘成长的地方啊！

第一章

孔子已到结婚时

人更夢美，而好相之高，難矣。而好相之高，非
 風乎，而宜而歸也。美美也高，異錄仁也。而齊！

[illegible]

國，轉美而厲，
 競用而豪仄，
 厲民已甚。

學與虎 疑蠟其所 學問 疑蚺其有 與易其文 帝

助不感。學助不固。生患履。德言不知己者。調。助多

亦乎並於是輯也 必問其時 果止齊？ 抑齊止齊？ 乎齊

亦早業聚也，其講焉乃尺業聚也。

說并卷
三
觀并卷
三
卷藏改於乙丑
可謂新矣

用。唯藥寶。先王止。順藥美。水火由止。氣脈不養。知

川獻於義，當可獲也。○
 楚師於禮，謫脫風也。○
 因不失其親，夾

.....01..... 母亲的优秀儿子长大了

1

在鲁国都城曲阜的东南，孔丘显赫远祖的墓地中，有三间年代久远、土木结构的房子。这房子的前面，绿草铺地、野花点缀，平淡旷达里露出慈惠之心；这房子的后面，苍松翠柏、青竹古藤，肃穆悠远中透着浩然之气。房子前面的绿草野花间，横亘着一条深邃的墓道，两端都有一个又称之为阙的石牌坊，故而取名阙里。

人生过于短暂，尤其是对于女人。美丽的颜征在，还来不及打完一个惬意的哈欠，就已经成了老妇人。三岁随她搬到阙里来的孔丘，已经17岁，在颜征在的尽心培育下，已经成了有道德、有学问的孔夫子。转眼间，孔夫子长大成人，该娶亲了！

母爱如天。十七年来，颜征在活着的全部目的和意义，就是为了践行自己在丈夫面前许下的诺言：将孔丘培养成人、光大门楣，娶妻生子、传宗接代！

如今，孔丘已经成人。本着成家立业的先祖规矩，颜征在要给儿子成家了。作为原本殷商后裔的孔氏家族，尽管在异国他乡已下降为一介贫民，在婚姻上的讲究，还是得遵循先祖的规矩。孔子娶亲，必须是族内的姑娘。这对于已是一介贫民的孔家媳妇颜征在来说，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好在孔夫子特有福气，竟在一个偶然的機會中，得到了鲁国大夫釐子的帮助。颜征在是一个非常善于抓住机遇的人，为了儿子的婚姻大事，她牢牢地抓住釐子不放，经过一番艰辛的努力，总算办妥了“六礼”中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这五礼。现如今，就只差最后的“亲迎”这一礼了。由大夫釐子介绍给孔子的姑娘，是宋国负责掌握祭祀、祭祖丕官的女儿，人称其为丕官氏。

那日，丕官氏的父亲丕官来鲁国办事，碰巧遇上了鲁国大夫釐子，不知怎么双方竟谈到了各自的儿女。釐子对孔子的印象一直非常好，这时听丕官提到自己的女儿，便立即与他说到孔子，言语之中既有遗憾更有敬佩。丕官听后，

对孔子有了喜爱之心。釐子与亓官进一步深谈，都有了将两个青年男女撮合的意思。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素不相识的孔子和亓官氏，转眼就要成亲。这时的孔子，虽说还不曾与亓官氏谋面，却已从母亲点滴的透露中有了一个朦胧的印象，坚信这亓官氏定会是一位美丽、温柔、又通情达理的姑娘。

昨日，母亲与孔子已经商量好，就在今日黄昏，孔子必需前往宋国，去迎娶自己的新娘。母子俩之所以要等到黄昏出发前去迎亲，这是时尚“礼”的规定。所谓“士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因而名焉。阳往而阴来，日入三商为昏。”这里说的“三商”指的是“三刻”。当时以漏刻计时，称之为商。漏下三商为昏。为此，出门迎亲，需在黄昏。美丽的亓官氏虽在几百里外，颜征在母子从不欺人，因此商量决定孔子在黄昏时出发、上路，前往宋国迎亲。

这天，孔子还是跟往日一样，一大早起来，埋头于典籍。他读了一整天的《易经》，有些倦了，抬头来看窗外。但见太阳早已偏西，那鲜红的一团，遥然而热烈地悬挂在西边的山峰上。孔子凝望那一团鲜红，稍一走神，又一次看到了亓官氏美丽的面容。他拍拍自己的脑袋，自嘲地一笑摇摇头。我又没见过她，怎么还会这么想念她呢？孔子在心里对自己说：不管怎么讲，现在还有些时间，我应该再看点什么。母亲这么辛苦，却什么也不让我做，就是要我多读些书。学海无涯，我现在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得抓紧时间来学。孔子找出一卷诗歌，目光在《鸿雁》两个字上停了一会儿，然后聚精会神地读下去：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

孔子将《鸿雁》第一节读了一遍之后，稍稍地停顿了一下，又重新读了一遍。此刻孔子读书的声音，已不仅仅是14年前的字正音准，而是充满了诗中所要表达的感情。他眯着眼睛，脸上一副肃然的表情，摇头晃脑地读着。在读第二遍时，孔子的声音变得越发沉重、越发深远起来。他已经深深地感到这首诗的悲壮惨烈，仿佛看见了成行结队出征的士兵，如蓝天上排列整齐的飞鸿，他们全然顾不了家中需要帮助照顾的亲属，只能随群振羽远去。可是，人毕竟不是鸿雁啊！人是有感情的。这些出征的士兵，怎么可以抛下自己家中的妻儿老母？又怎么可以忍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独处家中、无人照料？出征士兵的心啊，该是怎样的伤痛悲苦！孔子神游于诗中，一颗拳拳之心，为那些不幸的士兵感叹着。他抬头对着简陋的屋顶呆望了许久，叹息一声，这才接着往下读《鸿雁》的第二节：

“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虽则劬劳，其究安宅？”

士兵们离乡背井、千辛万苦到了目的地，就像鸿雁到了泽地一样，为了战

争，他们在凛冽的秋风中，不停地替国王建筑城垣，日日夜夜地劳作，使得原本年青力壮的身体变得骨瘦如柴。而最使他们苦痛万分的，则是他们对家里生活无着落的亲人既悲、又忧的担心。孔子读完这第二节，竟禁不住长久地叹息一声，眼圈开始发红，又抬起头来对着简陋的屋顶呆望了许久，再来读第三节：

“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

因为战乱，无辜的百姓被剥夺了普通人的安逸生活，来为这争相坐大的诸侯间相互搏杀作牺牲品。他们劳苦、悲痛、伤心，哀鸣嗷嗷，如鸿之叫，却没有谁来同情他们。那些贪得无厌的诸侯们，都已经为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而斗红了眼，谁还有心思来关爱这些可怜的战斗呢？得不到自己国家关爱的战士们，是多么希望能有人来同情、理解和帮助他们啊！读完这节，孔子皱紧了眉头，痛心疾首之余又大为不安起来。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默想之中，渴望能为战士们做些什么。

是啊！确实是这样啊！百姓的所有痛苦，都来自于诸侯间的相互残杀、争疆扩土。这些如今相互残杀的诸侯们，原本都是周王朝的宗族、功臣。周天子因为与他们是血亲、因为他们曾经为国立过战功，从而将土地和人民分给他们，一方面是对他们进行褒奖，另一方面是想靠他们来使周朝的天下得到稳定。真没想到，几百年过去，这些原本一朝的宗族、功臣相互间却如此血腥地残杀起来，而且一杀就是几百年！在弱肉强食的残杀中，一些诸侯国越来越强大了，另一些诸侯国则越来越弱小了，而更多的诸侯国则被消灭掉了。弱小和被消灭掉的诸侯国是不幸的，然而最不幸的、最痛苦的，还是天下的百姓，这些可怜的百姓，他们被迫放弃了本该安稳的生活，抛妻别子，无可奈何地投入到最残酷的战争中去，做着无价值的巨大牺牲。这一切，都是这么无聊、这么残忍、这么无奈、这么不可避免地进行着。多么可怕，多么可恨，多么让人痛心疾首啊！只是，我能为这些天下的苦人们做些什么呢？我能帮助他们做些什么呢？孔子在心里问自己，一张痛苦的脸变得十分可怕。我一定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是的，我能！我应该能！！我必须能！！！孔子在心里喊起来，激动得泪流满面。

颜征在轻轻地推门进来，看着泪流满面的孔子。儿子因为一首诗激动、流泪，她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一个好的男人、一个士人、一个君子，首先应该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一个重感情的人。颜征在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来培养自己的儿子的。像往常一样，她掏出一条丝织的手帕，来到儿子面

前。

孔子虽然刚满17岁，却已经比母亲高出了一个头。昔日一张纯洁如水的脸，现已出落得颇有些男人的韵味。他的两个非常高的额角，中间像被什么撞了一下，有一块明显的凹陷，一对比常人大大的招风耳，高挺的如同鹰喙般的鼻子，这一切，都酷似他的先父。然而，儿子也有两处像母亲的地方：一处是下巴，不像他先父那样是瘦削尖锐形，而像他母亲一样的是一种让人一看就感到非常温馨的那种椭圆形；再一处是那双眼，不像他先父那样又圆又大、凸凸鼓鼓地给人以害怕的感觉，而是细细长长、半闭半睁地给人以安静、深远的感觉。儿子的这双眼，偶尔睁开时，清澈的眸子如一泓深山险谷中流出的清泉一般，闪烁着盈盈的灵气和绵绵的睿智。

儿子的这张有些怪异的脸，在颜征在看来，是天下最美丽的。她常常久久地看着，在儿子的脸上寻找着往日的回忆和今后的希望。或许是母子心连着心，从孔子还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非常喜欢母亲这么深情地看着他，也喜欢母亲给他擦去脸上的泪水，这是他最幸福的时刻。每每在这样的时刻，孔子同样是那么深情地看着母亲。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孔子长大了，懂事了，这时他还会紧握着母亲另一只那总是褪不去茧子的小手，在心里暗自发誓说：

“我一定要加倍地努力，让母亲远离繁重的劳动，让她手上的茧子统统都褪去！”

为了实现这朴实而美丽的愿望，少年的孔子有了更大的学习动力。

2

母亲非常仔细地擦净孔子脸上的泪流，温情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拥着他，将自己微凸的小额头贴近他虽然还没有发育完好却已经很宽阔的胸膛。“我的好儿子，我的宝贝儿子！”她在心里呼喊着，放开孔子，瞥一眼书桌上展开的诗卷，关切地说：

“读了一天的书，累了，这时最好读一些很美的书，这样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快乐起来。特别是今天，你就要去相亲，最好不要让自己流泪。”

孔子真诚地点点头，瞅着母亲，说：“这种泪，每天都在心里流，现在流出来了，心里反倒舒畅许多。”

母亲听了，一声长叹，禁不住也流出泪来。孔子有些心痛，掏出手帕，替母亲擦泪。他仔细地擦着，目光停留在母亲斑白的鬓发上，似乎分明地看到了母亲这一路走来的艰辛，看到了母亲一直无私地为自己付出，不由得冲口而出：“母亲，您手上的茧子还没有褪去，美丽的脸庞又被终日的辛劳蒙上了一层疲惫的污垢，现在连鬓发也斑白了。我这个做儿子的，什么时候才能将疲惫从您的脸上擦去，使您的鬓发变黑呢？！”

母亲心头一热，却不愿儿子多想这个问题，微微一笑轻松地说：“待你成家立业，母亲自然就可以享福了。”

“成家立业！”孔子一字一字地吐出这四个字。

“对！”母亲肯定地说，突然将话锋一转，告诉儿子：“你知道吗，我们的那头黑猪，已知道吃禾草了。”

“您是怎么训练它吃禾草的？”孔子惊喜地问母亲。

“我把它和白羊关在一起，黑猪见白羊吃禾草，也就跟着吃了。”

“母亲，您真有办法。可是，外婆说您不搬进阙里，就不会有白发，是不是真的？”孔子把话又拉回关于母亲白发的问题。没听到母亲回答，孔子坚持地问道：“母亲，您为什么要搬到阙里来呢？”

母亲沉思起来，她想起了十四年前，为了给儿子找到一个有利于他成长的环境，自己苦苦地想了三个月之后，毅然决然地搬到阙里来的情景：

“那是墓地，你不能住在那里。”当年，颜征在决定搬往阙里住时，她的母亲、孔子的外婆这样对她说。

“可是，我已经到那里看过了，确实很好。”颜征在认真地回答。

“很好？”孔子的外婆睁大了眼睛，问道：“那里冷风秋烟，空空荡荡，能有什么很好？”

“那里没有空空荡荡，有一座大大的坟墓。”

“坟墓？”

“对，就是坟墓。”

“坟墓里有什么？腐烂的尸体！”孔子的外婆生气地说，有些吃惊地望着颜征在，怎么也弄不明白，年轻漂亮的女儿怎么会对坟墓感兴趣？

“可是，那是孔丘先祖的坟墓。女儿站在那坟前时，已经看见了这坟墓与孔丘的联系。”颜征在望着母亲，放低声音说。

“呸，呸！孔丘还这点大，你就……”

“母亲，您误解女儿了。”颜征在打断母亲的话，耐心地解释道：“孔子的